

葡萄和苹果的悲喜剧

□肖复兴

生活直击

近日读报,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兰州附近的高速路上,一辆满载葡萄的大货车侧翻,一车葡萄全都倒到地上。四周的村民闻讯赶来,将一车3300箱葡萄哄抢一空。更有甚者,骑着摩托车赶来抢葡萄,还有人打电话通知亲朋好友赶紧来抢葡萄。好像这是一次红利分配,是一次送葡萄下乡。

这一车葡萄价值30万元,司机无奈而悲伤地讲:这一车葡萄的损失,会让他倾家荡产。哄抢葡萄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他痛彻心扉的悲哀,也没有人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这几乎类似动物本能一样的残忍的集体行为。

其实,这种在世界任何一片文明的国土上都难以看到的场面,在我们这里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不要责怪哄抢葡萄仅仅是村民道德的缺失,从而感叹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在城市,一样发生过类似这样哄抢的事情。城市人不比农民高明多少。

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从汽车上掉下一包牛仔裤,整整100条,路过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停下来,甚至开小汽车的人也停下来,不约而同地一起参与哄抢的行动。最后,除了一位工人师傅将捡到的3条牛仔裤交到报社,其余97条都被一抢而空。同样,在宁波街头,从一辆摩托车后座上掉下一包整整10万元的现金票子,天女散花一般撒落街头。开摩托车的司机意识到钱的失落,已经踩下了刹车,只是车惯性地开出几十米。就在他回头再找钱的这几十米的距离和时间,10万元,已经被一哄而上的人们抢走了4万元,然后这些人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牛仔裤也好,钱票子也罢,葡萄也算上,都是我们今天社会,现实与人心的一面镜子。或许,会有人说,这样的事情出现的几率很小,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就是这样出现的概率,足以让我们脸红。我们曾经赖以自豪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传统,我们曾经唱过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谣,我们曾经恪守的“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别人的东西不拿”的古训,似乎并不那么牢靠结实,已经如冰山一样,融化为一堆污水。

我想起了30年前,我的朋友、上海作家赵丽宏写过一篇题目为《雨后》的文章。写的是雨后下班放学的时候,一辆装着两箱苹果的平板车,在拐弯的时候,车子翻倒了,两箱苹果滚落一地。放学的学生、下班的人们,都停下了脚步或自行车,包括开车的司机也停下来,一起赶过来帮助拉苹果的人捡拾苹果,然后把苹果一个个完整无缺地放回两个箱子里。

如今,回想赵丽宏的这篇30年前的文章,恍如隔世,简直觉得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不过过去了才30年的光景,不过是苹果到葡萄这样上帝有意无意抛下来的测试一下我们人心的道具的变化,人心竟然这样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居然已经变成如一条鱼般,禁不住一点点鱼饵的诱惑,就可以振鳍掉尾毫无顾忌地一拥而上,伸出喙喙的小嘴,去争抢那一点点不义之食了。

30年,国家的GDP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道德水准并没有与之成正比,没能齐头并进,水涨船高。相反,道德的滑坡,上至那些动辄几千万元的贪污受贿的官员,下至哄抢葡萄的村民,几乎都如小孩坐滑梯一样,不以为耻反觉得快乐无比。看来,经济的发展,完成不了人性与道德的救赎;以经济为轴心,以发展为指归,唯以挣钱为大,加之文化与教育的缺失,只能进一步侵蚀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的欲望膨胀。不信神,不敬天,不畏心,不要脸,无所顾忌地去哄抢一切东西,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也是格外令人痛心扼腕的事情了。

藏行诗记

□郝克远

2012年9月1日至6日,山东新闻宣传系统考察团一行六人,前往西藏看望了新闻宣传系统的援藏干部,开通了由大众网援建的日喀则网站,应邀和顺道参观了当地的一些人文与自然景观。笔者有幸忝列其中,利用乘车奔波之空闲,在手机上写了几首打油诗,虽是信手而为,亦不乏真情实感也。

(一)

说明:9月3日下午,我们从日喀则前往樟木,一边乘车行进,一边热切盼望能有幸看到伟大的珠穆朗玛峰(藏族同胞称之为“神女”)。17时左右,珠峰方向云开雾散,我们十分兴奋,立即停车道旁一睹神女芳容……

珠峰乃神女,
隐身云雾中,
若非有缘人,
万难窥真容。
有客慕名至,
任月苦相寻,
神女不谋面,
客人终返程。
我辈东海来,
无人不虔诚,
神女擦面纱,
美貌现苍穹,
长久不忍别,
凝视默含情。

藏胞称奇迹,

吉言颂山东。
平生多游历,
东西南北中,
何处能入梦,
珠穆朗玛峰。

(二)

说明:笔者因为一直有心脏早搏的毛病,所以曾多次放弃去青藏高原出差的机会,这次是为了慰问援藏干部,才痛下决心,斗胆前往,不料上了高原以后身体竟一点反应也没有,看望了援藏的兄弟们,也看到了珠穆朗玛峰,还在著名的扎什伦布寺聆听了高僧的讲经传道……

远游最惧高原行,
此番入藏只关情。
兄弟翘首盼团聚,
神女隐身待相逢;
五千海拔等闲事,
一万天路唱大风。
礼佛扎什伦布寺,
醍醐灌顶惠终生。

(三)

说明:9月5日,从日喀则返回拉萨,途经卡若拉冰川和羊卓雍措(湖),山如羊脂玉,湖似绿松石,空旷、静谧,停车观之,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人说仙境在高原,

我亲历后以为然。
山披银装身姿美,
湖笼绿纱容貌甜;
云挂碧空堆白絮,
牛行车畔不胜闲。
赏心悦目世外景,
忘却平日许多烦。

(四)

说明:在西藏期间,参观了供奉历代班禅的地方——扎什伦布寺,也参观了供奉历代达赖的地方——布达拉宫,感受到了浓厚的宗教信仰氛围,也引发了对人生的一些思考……

扎什伦布寺班禅,
布达拉宫瞻达赖。
披金带银神仙像,
烟熏火燎祭祀台;
善男信女接踵至,
金刚菩萨何在?
但凡膜拜皆有求,
人若寡欲即如来。

(五)

说明:在西藏期间,与援藏干部深入交流,欢聚一堂,体会他们的无私奉献,感受他们的乡土深情,临别相拥,依依不舍……

人生伤离别,
他乡更动情。
回首如梦幻,
五人六日行。

老乡见老乡,
相拥再相拥。
心语道不尽,
句句皆叮咛;
美酒敬不尽,
杯杯皆动容;
哈哈献不尽,
款款皆由衷。

来时心切切,
别时眼蒙蒙。
鲁藏千万里,
兄弟心相通。
愿君多珍重,
畅饮待泉城。

(六)

说明:张宁波同志是山东第六批援藏干部的总领队,不顾强烈高原反应,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带领全体援藏干部,呕心沥血,创先争优,把山东的援藏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深受山东老乡和藏族同胞的好评;以前对其有所了解,此番接触,印象更深了……

援藏领队张宁波,
人称齐鲁老大哥。
酒量一般能量大,
身材瘦小智慧多;
身先士卒不惜命,
力争上游有绝活。
山东精神在高原,
繁森犹生日喀则。

沉思默想

□安立志

汉墓黄土与长城青砖

1971年底,“九一三”之后,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久经“运动”的国人,政治未了,又习军事,全民动员“深挖洞”。长沙市郊,浏阳河畔,战备施工某工地,一座汉墓的意外发现,让灰色的政治染上了文化之彩。墓中出土的海量文物,也使马王堆名播全球。出土文物中,一具形体完整、全身润泽的女尸令人惊异,时空穿越2100多年,几同新鲜尸体,堪称防腐学之奇迹。40年过去,随着城市扩张,古墓从市郊进入市区。市民养花种树无处取土,古墓就成了方便的来源地。汉墓女尸千年不腐,说明这里的泥土有“灵气”,甚至流传着古墓黄土延年益寿的蛊惑信息。于是,许多市民趁天黑月高,盗挖不止。久而久之,遗址上的“盗土坑”比比皆是。

中国总不乏“文化啃老族”。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也总有消费不完的祖宗庇荫。汉墓如此,长城更甚。七年前,位于北京怀柔西水峪的“野长城”,还是一处原汁原味的明遗址。外地人信长城青砖是镇宅之宝,当地人视长城青砖为致富之道,于是有报道,“村民倒卖长城砖,加速

长城破坏,5元卖掉历史遗产”。葫芦岛境内的古长城也在劫难逃。有游客对长城青砖“避邪”、“镇宅”笃信不疑,居然挖空心思,疯狂盗拆,致使城墙伤痕累累,斑驳陆离、不堪入目。

挖汉墓黄土,拆长城青砖,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雷峰塔,“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塌,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又一次印证了“无主财产”(“公有财产”)的易被破坏。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鲁迅却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他将破坏分为三类,即革新式、寇盗式、奴才式。革新式的破坏此不赘。如何识别后两种破坏呢?先生给出了标准,“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征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征兆者是奴才……”无论寇盗式还是奴才式,其行为结果都是共同的,“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马王堆汉墓不用说了,清

帝康熙指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也。”康熙皇帝不屑于修筑长城,却热衷于建造圆明园。这个“万国园”今日何在?前年国内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许多专家认为,圆明园的劫难并不止于1860年这个时间点。150年来,圆明园实际上遭遇了四重劫难。一是“火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精美建筑大多被烧毁,花草树木许多被破坏,珍贵文物大量遭抢劫。二是“木劫”。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园中太监勾结土匪,地痞(当然也有百姓),拆除建筑木料,砍伐园中古树,甚至烧炭变卖。三是“石劫”。北洋军阀时期,军阀、官僚、政客对园中石料巧取豪夺,平民百姓肆意盗取,石刻文物被拆运各地。四是“土劫”。始于民国年间。许多农民住进园内,耕稼种植,搭房造屋,挖山取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山形水系惨遭破坏。

圆明园遭此四劫,遭遇了

两类破坏者,一类是寇盗式,如英法联军、军阀政客;一类是奴才式,如清宫太监、平民百姓。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往往只将圆明园的罹难单向或片面地归罪于外国强盗,却从来不肯提及本国百姓也曾参与破坏,甚至对行径同样恶劣的军阀与政客也往往过于客气,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同仇敌忾,仿佛唯有如此才是“政治正确”。外国强盗固然罪不可道,本国强盗同样罪在不赦,强盗何须分中外,破坏岂必论东西!

即使面对相同的问题,政客与学者,其立场与态度也会判若云泥,政客更多一些政治偏见与利益算计;学者更多一些深层关爱与普世情怀。面对寇盗的破坏义正辞严,面对奴才的破坏讳莫如深,以这样的标准取舍历史,历史将会沦为残片飘飞的丑女“面膜”。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步履蹒跚原因之所在。挖汉墓黄土,拆长城青砖,抢劫的只是有限的物质,支撑的却是愚昧的灵魂。人们不不为之忧虑,从圆明园里哄抢劫夺的百姓,到雷峰塔下参与盗窃的平民,时光过去了一个世纪,奴才的意识仍然根深蒂固。